

馮燕傳
劉無雙傳
吳保安傳

章臺柳傳
燕丹子傳
烏將軍記

韋自東傳



烏
將
軍
記

撰人不詳

中
華
書
局

烏將軍記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說海
收有此記故據以排印又龍威
秘書收有王惲撰幽怪錄僅四
則其第一則卽此記

烏將軍記

說淵四十九別傳四十九

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。自晉之汾。夜行陰晦失道。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。以爲人居也。徑往投之。八里。有宅。門宇甚峻。旣入門。廊下及堂上燈燭燄煌。牢饌羅列。若嫁女之家。而悄無人。公繫馬西廊前。歷階而升。徘徊堂上。不知其何處也。俄聞堂中東閣有女子哭聲。嗚咽不已。公問曰。堂中泣者。人邪。鬼邪。何陳設如此。無人而獨泣。曰。妾此鄉之祠。有烏將軍者。能禍福人。每歲求偶於鄉人。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。妾雖陋拙。父利鄉人之五百緡。潛以應選。今夕鄉人之女。並爲遊宴者。到是。醉妾此室。共鎮而去。以適于將軍者也。今父母棄之。就死而已。惴惴哀懼。君誠人邪。能相救免。畢身爲除掃之婦。以奉指使。公大憤曰。其來當何時。曰。二更。公曰。吾忝爲大丈夫也。必力救之。如不得。當殺身以殉汝。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。女泣少止。於是坐於西階上。移其馬於堂北。令一僕侍立于前。若爲儼而待之。未幾。火光照耀。車馬駢闐。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。曰。相公在此。遂巡二黃衣吏入而出。亦曰。相公在此。公私心獨喜。吾當爲宰相。必勝此鬼矣。旣而將軍漸下。導吏復告之。將軍曰。入有戈劍弓矢。翼引以入。卽東階下。公使僕前曰。郭秀才見。遂行揖。將軍曰。秀才安得到此。曰。聞將軍今夕嘉禮。願爲小相耳。將軍者喜而延坐。與對食。言笑極歡。公囊中有利刀。思取刺之。乃問曰。將軍曾食鹿脂乎。曰。此地難遇。公曰。某有少許珍者。得自

御廚願削以獻。將軍者大悅。公乃起取鹿脯并小刀。因削之置一小器。令自取。將軍喜。引手取之。不疑其他。公伺其無機。乃投其脯。捉其腕其斷之。將軍失聲而走。導從之吏一時驚散。公執其手。脫衣纏之。令僕夫出望之。寂無所見。乃啓門謂泣者曰。將軍之腕已在此矣。尋其血蹤。死亦不久。汝旣獲免。可出就食。泣者乃出。年可十七八。而甚佳麗。拜於公前曰。誓爲僕妾。公勉諭焉。天方曙。開視其手。則豬蹄也。俄聞哭泣之聲漸近。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輓而來。將收其屍以備殯殮。見公及女乃生人也。咸驚以問之。公具告焉。鄉老共怒殘其神。曰。烏將軍此鄉鎮神。鄉人奉之久矣。歲配以女。才無他處。此禮少遲。卽風雨雷電爲虐。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。致暴於人。此鄉何負。常殺公以祭烏將軍。不爾亦縛送本縣。揮少年將令執公。公諭之曰。爾徒老於年。未老於事。我天下之達理者。爾衆聽吾言。夫神受天之命而爲鎮也。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。曰然。公曰。使諸侯漁色於國中。天子不怒乎。殘虐於人。天子不伐乎。誠使爾呼將軍者真神明也。神固無豬蹄。天豈使淫妖之獸乎。且淫妖之獸。天地之罪畜也。吾執正以誅之。豈不可乎。爾曹無正人。使爾少女年年橫死於妖畜。積罪動天。安知天不使吾雪焉。從吾言。當爲爾除之。永無聘娶之患如何。鄉人悟而喜曰。願從命。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鍬鑿之屬。環而自隨。尋血而行。纔二十里。血入大塚穴中。因圍而斷之。應手漸大如甕口。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。其中若大室。見一大豬無前左蹄。血臥其地。突煙走出。斃於園中。鄉人翻共相慶會。餞以酬公。公不受。曰。吾爲人除害。非鬻獵者得免之女。辭其父母親族曰。多幸爲人託質血屬。閭閻未出。固無可殺之罪。今者貪錢五

十萬以嫁妖獸。忍鑠而去。豈人所宜。若非郭公之仁勇。寧有今日。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。請從郭公。不復以舊鄉爲念矣。泣拜而從公。公多岐援喻止之。不獲。遂納爲側室。生子數人。公之貴也。皆任大官之位。事已前定。雖生遠地而棄焉。鬼神終不能害明矣。